

吳禮部詩話錄

雜說附



大歷御書卷之三

卷之三

東 坡 詩 話 錄

陳秀明 編

中 華 書 局

2554

叢書集成初編

吳禮部詩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東坡詩話錄卷上

元 四明陳秀明編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寔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于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惟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洪遇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鐵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許彥周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子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眷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通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進多聞老敬通汝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邱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云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犧皆以爲助語非

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則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溝宮妝。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壯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亦有自來矣。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旣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空堂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甯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吾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于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鶴在河。是年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具酒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旣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成。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吾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故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興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

矣。

韓公人物畫記。其敍馬處云。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巔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敍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東坡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鬢尾齊。一馬在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旣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小異。老杜觀曹將軍畫馬云。昔日太宗峯毛驥。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閒。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如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驛駒老大驥瘦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蹇維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詩。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過。眞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曠曠隱曉霞瑤墀九御荐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奸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鑑疑是月華沈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蜃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閒助至公大槩如此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以上容齋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宋姚寬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咽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盛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腴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食淤澗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

然耳。然鯽稍奈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吾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池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咸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子瞻中秋分桂賜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蘿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鶯蜂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械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湘浦，脈脈當爐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東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尙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名黃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馨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葉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爇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

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中尙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子瞻有次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簪葛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閒恐致惺嗇霖綵雲知易散鴉鶲憂先吟明朝便陳述試著丹青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薰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東坡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詩云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于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敍一篇其略云熙甯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甚樂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蘆橘是鄉人其序云院有洛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閒庭前多楊梅蘆橘蘇子瞻詩云夢遠吳山卻月廊楊梅蘆橘覺猶香客有言

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句中正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山下雨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茶。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齞茶七盃。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盞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殘妝。鬟亂敘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柯邱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先生嘗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集本不同者。嫋嫋作渺渺。空濛作霏霏。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司子長。今從之。俱出冷齋夜話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

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其山水秀絕以吟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敍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崖閑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蕡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第三疊泛聲同此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顚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徵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邱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出梁溪漫志

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

湖但看此詩

蘇東坡元豐閒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俟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鮮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詩二首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無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以上俱出摺蛩新語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顏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即此意句句用事曷嘗不流動哉

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于行伍中。竟脫白于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禡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坡和柳子玉暨刁景仁岡字韻詩。至七篇云。屢犯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龐涼。乃用子建七啓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龐涼多殺。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傾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蚪鬢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尙記重瞳光。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蓋遵此法。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書。蓋取此也。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吾卻須吞。嘗疑其語太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高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陳傳道嘗以彭門壁閒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敢道此。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邱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

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險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靡之不得矧肯求。且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正言韓孟各居天一方耳。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沾，壺傾吾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

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耶。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閒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贈辨才云：吾比陶令愧，師比遠公優。時辨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人亦記。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郎

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簾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以上詩話總述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倚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者當以是求之。陸游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竹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尙留關。始讀殊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娟娟新居紫翠閒。繫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甯傷于拙也。然繫漣羅帶割愁劍鋒之語。大是險諱。亦何可屢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蔽于用事之弊者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擾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甯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與可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